

民俗
明朝
故事
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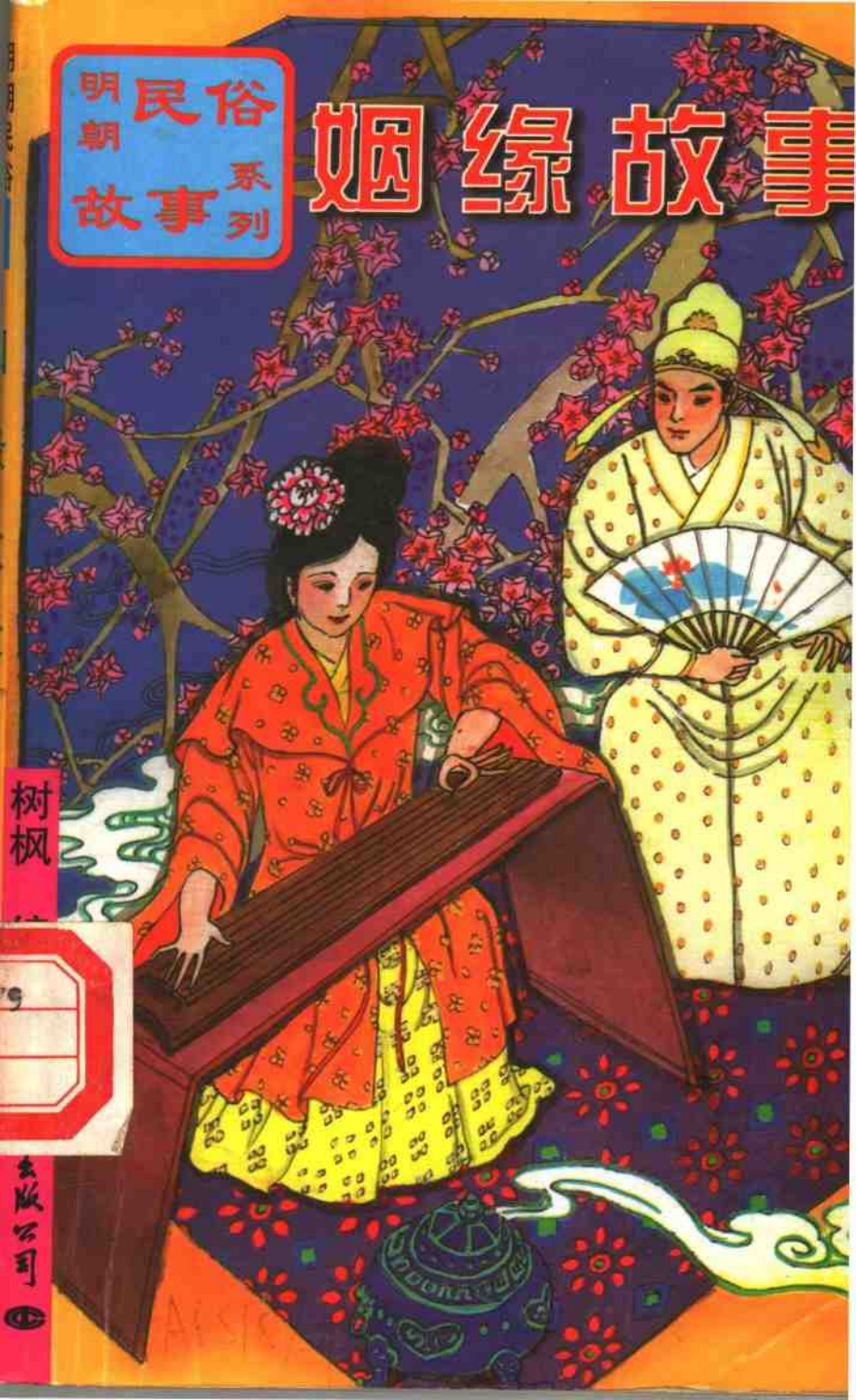
姻缘故事

树
枫

9

出版公司

①



44.79
SF

明朝民俗故事系列

古今

姻缘故事

树 枫 编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京)新登字 17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朝民俗故事系列/树枫编.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6. 12

ISBN 7-80105-533-0

I. 明… II. 刘… III. 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25034 号

明朝民俗故事系列—姻缘故事

树 枫 编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安定门内大街 40 号

邮政编码 100009

发行部电话:4010840、4010837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大中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60 印张 680 千字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80105-533-01K·68

全套十册 定价:79.00 元

单册定价:7.90 元

目 录

王氏仕女魂游结缘	(1)
起死棺中重续旧好	(4)
韩秀才乱中聘娇妻	(9)
陆蕙娘巧机完姻缘	(20)
一番寒彻梅花扑香	(27)
蒋駙马巧谐真偶记	(43)
误告状孙郎喜结缘	(52)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59)
闲云庵阮三偿冤债	(84)
庄子休鼓盆成大道	(95)
苏知县罗衫再合记	(102)
范鳅儿双镜喜重圆	(119)
钝秀才一朝喜结缘	(124)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	(132)
存亡姊妹情续前缘	(154)
几着棋子生死夫妻	(166)
感神媒张德容遇虎	(181)

王氏仕女魂游结缘

《太平广记》上边说，有一个刘氏子，少年任侠，胆气过人，好的是张弓挟矢、驰马试剑、飞觴蹴鞠诸事。交游的人，总是些剑客、博徒、杀人不偿命的无赖子弟。一日游楚中，那楚俗习尚，正与相合。就有那一班儿意气相投的人，成群聚党，如兄若弟往来。有人对他说道：“邻人王氏女，美貌当今无比。”刘氏子就央座中人为媒去求聘她。那王家道：“虽然此人少年英勇，却闻得行径古怪，有些不务实，恐怕后来惹出事端，误了女儿终身。”坚执不肯。那女儿久闻此人英风义气，倒有几分慕他，只碍着爹娘做主，无可奈何。那媒人回复了刘氏子，刘氏子是个猛烈汉子，道：“不肯便罢，大丈夫怕没有好妻！愁他则甚？”一些不放在心上。

又到别处闲游了几年。其间也就说过几家亲事，高不凑，低不就，一家也不曾成得，仍旧到楚中来。那邻人王氏女虽然未嫁，已许下人了；刘氏子闻知也不在心上。这些旧时朋友见刘氏子来了，都来访他，仍旧联肩叠背，日里合围打猎，猎得些獐鹿雉兔，晚间就烹炮起来，成群饮酒，没有三四鼓不肯休歇。

一日打猎归来，在郭外十余里一个林子里，下马少憩。只见树木阴惨，境界荒凉，有六七个坟堆，多是雨淋泥落，尸棺半露，也有棺木毁坏，尸骸尽见的。众人看了道：“此等地面，亏是日间，若是夜晚独行，岂不怕人！”刘氏子道：“大丈夫神钦鬼伏，就是黑夜，有何怕惧？你看我今日夜间，偏要到此处走一遭。”众人道：“刘兄虽然有胆气，怕不能如此。”刘氏子道：“你看我今夜便是。”众人道：“以何物为信？”刘氏子就在古墓上取墓砖一块，题起笔来，把同来众人名字多写在上边，说道：“我今带了此砖去，到夜间我独自送将来。”指着一个棺木道：“放在此棺上，明日来看便是。我送不来，我输东道，请你众位；我送了来，你众位输东道，请我。见放着砖上名字，挨名派分，不怕少了一个。”众人都笑道：“使得，使得。”说罢，只听得天上隐隐雷响，一齐上马回到刘氏子下

处。又将射猎所得，烹宰饮酒。

霎时间雷雨大作，几个霹雳，震得屋宇都是动的。众人戏刘氏子道：“刘兄，日间所言，此时怕铁好汉也不敢去。”刘氏子道：“说那里话？你看我雨略住就走。”果然阵头过，雨小了，刘氏子持了日间墓砖出门就走。众人都笑道：“你看他那里演帐演帐，回来捣鬼，我们且落得吃酒。”果然刘氏子使着酒性，一口气走到日间所歇墓边，笑道：“你看这伙懦夫！不知有何惧怕，便道到这里来不得。”此时雷雨已息，露出星光微明，正要将砖放在棺上，只见棺上有一件东西蹲踞在上面。刘氏子摸了一摸道：“奇怪！是甚物件？”暗中手捻捻看，却象是个衣衾之类裹着甚东西。两手合抱将来，约有七八十斤重。笑道：“不拘是甚物件，且等我背了他去，与他们看看，等他们就晓得，省得直到明日才信。”他自恃膂力，要吓这班人，便把砖放了，一手拖来，背在背上，大踏步便走。

到得家来，已是半夜。众人还在那里呼红叫六的吃酒，听得外边脚步响，晓得刘氏子已归，恰象负着重东西走的。正在疑惑间，门开处，刘氏子直到灯前，放下背上所负在地。灯下一看，却是一个簇新衣服的女人死尸。可也奇怪，挺然卓立，更不僵仆。一座之人猛然抬头见了，个个惊得屁滚尿流，有的逃躲不及。刘氏子再把灯细细照着死尸面孔，只见脸上脂粉新施，形容甚美，只是双眸紧闭，口中无气，正不知是什么缘故。众人都怀惧怕道：“刘兄恶取笑，不当人子！怎么把一个死人背在家里来吓人？快快仍背了出去！”刘氏子大笑道：“此乃吾妻也！我今夜还要与她同衾共枕，怎么舍得背了出去？”说罢，就裸起双袖，一抱抱将上床来，与她做了一头，口对了口，果然做一被睡下了。他也只要在众人面前卖弄胆壮，故意如此做作。众人又怕又笑，说道：“好无赖贼，直如此大胆不怕！拚得输东道与你罢了，何必做出此渗漉勾当？”刘氏子凭众人自说，只是不理，自睡了，众人散去。

刘氏子与死尸睡到四鼓，那死尸得了生人之气，口鼻里渐渐有起气来，刘氏子骇异，忙把手摸她心头，却是温温的。刘氏子道：“惭愧！敢怕还活转来？”正在疑虑间，那女人四肢

兀自动了。刘氏子越吐着热气接她，果然翻个身活将起来，道：“这是那里？我却在此！”刘氏子问其姓名，只是含羞不说。

须臾之间，天大明了。只见昨夜同席这干人有几个走来说道：“昨夜死尸在那里？原来有这样异事。”刘氏子且把被遮着女人，问道：“有何异事？”那些人道：“原来昨夜邻人王氏之女嫁人，梳妆已毕，正要上轿，忽然急心疼死了。未及殓殓，只听得一声雷响，不见了尸首，至今无寻处。昨夜兄背来死尸，敢怕就是？”刘氏子大笑道：“我背来是活人，何曾是死尸！”众人道：“又来调喉！”刘氏子扯开被与众人看时，果然是一个活人。众人道：“又来奇怪！”因问道：“小娘子谁氏之家？”那女子见人多了，便说出话来，道：“奴是此间王家女。因昨夜一个头晕，跌倒在地，不知何缘在此？”刘氏子又大笑道：“我昨夜原说道吾妻，今说将来，便是我昔年求聘的了。我何曾吊谎？”众人都笑将起来道：“想是前世姻缘，我等当为撮合。”

此话传闻出去，不多时王氏父母都来了，看见女儿是活的，又惊又喜。那女儿晓得就是前日求亲的刘生，便对父母说道：“儿身已死，还魂转来，却遇刘生。昨夜虽然是个死尸，已与他同寝半夜，也难另嫁别人了，爹妈做主则个。”众人都揶揄道：“此是天意，不可有违！”王氏父母遂把女儿招了刘氏子为婿，后来偕老。可见天意有定，如此作合。倘若这夜不是暴死、大雷，王氏女已是别家媳妇了；又非刘氏子试胆作戏，就是因雷失尸，也有何涉？只因是夙世前缘，故此奇奇怪怪，颠之倒之，有此等异事。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贞心不寐，死后重谐。

起死棺中重续旧好

这话乃是元朝大德年间的事。那朝有个宣徽院使叫做李罗，是个色目人，乃故相齐国公之子。生自相门，穷极富贵，第宅宏丽，莫与为比。却又读书能文，敬礼贤士，一时公卿间，多称诵他好处。他家住在海子桥西，与金判奄都刺、经历东平王荣甫三家相联，通家往来。宣徽私居后，有花园一所，名曰杏园，取“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之意。那杏园中花卉之奇，亭榭之好，诸贵人家所不能仰望。每年春，宣徽诸妹诸女，邀院判、经历两家宅眷，于园中设秋千之戏，盛陈饮宴，欢笑竟日；各家亦隔一日设宴还答，自二月末至清明后方罢，谓之“秋千会”。

于时有个枢密院同金帖木儿不花的公子，叫做拜住，骑马在花园墙外走过，只闻得墙内笑声；在马上欠身一望，正见墙内秋千竞蹴，欢哄方浓；遥望诸女，都是绝色。拜住勒住了马，潜身在柳阴中，恣意偷觑，不觉多时。那管门的老院公听见墙外有马铃响，走出来看，只见这一骑马郎君呆呆地对墙里觑着。院公认得是同金公子，走报宣徽，宣徽急叫人赶出来。那拜住才撞见院公时，晓得有人知觉，恐怕不雅，已自打上了一鞭，去得远了。

拜住归家来，对着母亲夸说此事，盛道宣徽诸女个个绝色。母亲解意，便道：“你我正是门当户对，只消遣媒来说亲，自然应允，何必望空羡慕？”就央个媒婆到宣徽家来说亲。宣徽笑道：“莫非是前日骑马看秋千的？吾正要择婿，教他到吾家来看看。才貌若果好，便当许亲。”媒婆归报同金，同金大喜，便叫拜住盛饰仪服，到宣徽家来。

宣徽相见已毕，看他丰神俊美，心里已有几分喜欢。但未知内蕴才学如何，思量试他，遂对拜住道：“足下喜看秋千，何不以此为题，赋《菩萨蛮》一调？老夫要请教则个。”拜住请笔砚出来，一挥而就。词曰：

红绳画板柔荑指，东风燕子双双起。夸俊要争高，更将裙系牢。

牙床和困睡，一任金钗坠。推起枕来迟，纱窗月上时。宣徽见他才思敏捷，韵句铿锵，心下大喜，分咐安排盛席款待。筵席完备，待拜住以子侄之礼，送他侧首坐下，自己坐了主席。饮酒中间，宣徽想道：“适间咏秋千词，虽是流丽，或者是那日看过秋千，便已有此题咏，今日偶合着题目的，不然如何恁般来得快？真个七步之才也不过如此。待我再试他一试看。”恰好听得树上黄莺巧啭，就对拜住道：“老夫再欲求教，将《满江红》调赋莺一首，望不吝珠玉，意下如何？”拜住领命，即席赋成，拂拭剡藤，挥洒晋字，呈上宣徽，词曰：

嫩日舒晴，韶光艳，碧天新霁。正桃腮半吐，莺声初试。孤枕乍闻弦索悄，曲屏时听笙簧细。爱绵、蛮柔舌韵东风，愈娇媚。

幽梦醒，闲愁泥。残杏褪，重门闭。巧音芳韵，十分流丽。入柳穿花来又去，欲求好友真无计。望上林、何日得双栖？心迢递。

宣徽看见词翰两工，心下大喜，及读到末句，晓得是见景生情，暗藏着求婚之意。不觉拍案大叫道：“好佳作！真吾婿也！老夫第三夫人有个小女，名唤速哥失里，堪配君子，待老夫唤出相见则个。”就传云板请三夫人与小姐上堂。当下拜住拜见了岳母，又与小姐速哥失里相见了，正是秋千会里女伴中最绝色者。拜住不敢十分抬头，已自看得较切，不比前日墙外影响，心中喜乐不可名状。相见罢，夫人同小姐回步。

却说内宅女眷，闻得堂上请夫人、小姐时，晓得是看中了女婿。别位小姐都在门背后缝里张着，看见拜住仪表非俗，个个称羨。见速哥失里进来，私下与她称喜道：“可谓‘门阑多喜气，女婿近乘龙’也。”合家赞美不置。拜住辞谢了宣徽，回到家中，与父母说知，就择吉日行聘。礼物之多，词翰之雅，喧传都下，以为盛事。谁知好事多磨，风云不测，台谏官员看见同金富贵豪宕，上本参论他赃私，奉圣旨发下西台御史勘问，免不得收下监中。那同金是个受用的人，怎吃得牢狱之苦？不多几日生起病来。原来元朝大臣在狱有病，例

许题请释放。同金幸得脱狱，归家调治，却病得重了，百药无效，不上十日，呜呼哀哉，举家号痛。谁知这病是惹的牢瘟，同金既死，阖门染了此症，没几日就断送一个，一月之内弄个尽绝，只剩得拜住一个不死。却又被西台追赃入官，家业不够赔偿，真个转眼间冰消瓦解，家破人亡。

宣徽好生不忍，心里要收留拜住回家成亲，教他读书，以图出身。与三夫人商议，那三夫人是个女流之辈，只晓得炎凉世态，那里管什么大道理？心里怫然不悦。原来宣徽别房虽多，惟有三夫人是他最宠爱的，家里事务都是她主持。所以前日看上拜住，就只把她的女儿许了，也是好胜处。今日见别人的女儿，多与了富贵之家，反是她女婿家里凋弊了，好生不服气，一心要悔这头亲事，便与女儿速哥失里说知。速哥失里不肯，哭谏母亲道：“结亲结义，一言订盟，终不可改。儿见诸姊妹家荣盛，心里岂不羡慕？但寸丝为定，鬼神难欺。岂可因他贫贱，便想悔赖前言？非人所为，儿誓死不敢从命！”宣徽虽也道女儿之言有理，怎当得三夫人撒娇撒痴，把宣徽的耳朵掇了转来，那里管女儿肯不肯，别许了平章阔阔出之子僧家奴。拜住虽然闻得这事，心中懊恼，自知失势，不敢相争。

那平章家择日下聘，比前番同金之礼更觉隆盛。三夫人道：“争得气来，心下方才快活。”只见平章家，拣下吉期，花轿到门。速哥失里不肯上轿，众夫人、众姊妹各来相劝。速哥失里大哭一场，含着眼泪，勉强上轿。到得平章家里，候相念了诗赋，启请新人出轿。伴娘开帘，等待再三，不见抬身。攒头轿内看时，叫声：“苦也！”原来速哥失里在轿中偷解缠脚纱带，缢颈而死，已经绝气了。慌忙报与平章，连平章没做道理处，叫人去报宣徽。那三夫人见说，几天儿地哭将起来，急忙叫人追轿回来，急解脚缠，将姜汤灌下去，牙关紧闭，眼见得不醒。三夫人哭得昏晕了数次，无可奈何，只得买了一副重价的棺木，尽将平日房奁首饰珠玉及两番夫家聘物，尽情纳在棺内入殓，将棺木暂寄清安寺中。

且说拜住在家，闻得此变，情知小姐为彼而死。晓得枢

寄清安寺中，要去哭他一番。是夜来到寺中，见了棺柩，不觉伤心，抚膺大恸，真是哭得三生诸佛都垂泪，满房禅侣尽长吁。哭罢，将双手扣棺道：“小姐阴灵不远，拜住在此。”只听得棺内低低应道：“快开了棺，我已活了。”拜住听得明白，欲要开时，将棺木四围一看，漆钉牢固，难以动手。乃对本房主僧说道：“棺中小姐，原是我妻屈死。今棺中说道已活，我欲开棺，独自一个难以着力，须求师父们帮助。”僧道：“此宣徽院小姐之棺，谁敢私开？开棺者须有罪。”拜住道：“开棺之罪，我一力当之，不致相累，况且暮夜无人知觉。若小姐果活了，放了出来，棺中所有，当与师辈共分；若是不活，也等我见他一面，仍旧盖上，谁人知道？”那些僧人见说共分所有，他晓得棺中随殓之物甚厚，也起了利心；亦且拜住兴头时与这些僧人也是门徒施主，不好违拗。便将一把斧头，把棺盖撬将开来。只见划然一声，棺盖开处，速哥失里便在棺内坐了起来。见了拜住，彼此喜极。拜住便说道：“小姐再生之庆，真是冥数，也亏得寺僧助力开棺。”小姐便脱下手上金钏一对及头上首饰一半，送与僧人，剩下的还直数万两。拜住与小姐商议道：“本该报宣徽得知，只是恐怕有变。而今身边有财物，不如瞒着远去，只央寺僧买些漆来，把棺木仍旧漆好，不说出来。神不知，鬼不觉，此为上策。”寺僧受了重贿，无有不依，照旧把棺木漆得光净牢固，并不露一些风声。拜住遂挈了速哥失里，走到上都寻房居住。那时身边丰厚，拜住又寻了一馆，教着蒙古生数人，复有月俸，家道从容，尽可过日。夫妻两个，你恩我爱，不觉已过一年。也无人晓得他的事，也无人晓得什么宣徽之女，同金之子。

却说宣徽自丧女后，心下不快，也不去问拜住下落。好些时不见了他，只说是流离颠沛，连存亡不可保了。一日旨意下来，拜宣徽做开平尹，宣徽带了家眷赴任。那府中事体烦杂，宣徽要请一个馆客做记室，代笔札之劳。争奈上都是个极北夷方，那里寻得个儒生出来？访有多日，有人对宣徽道：“近有个士人。自大都挈家寓此，也是个色目人，设帐民间，极有学问。府君若要觅西宾，只有此人可以充得。”宣徽

大喜，差个人拿帖去，快请了来。

拜住看见了名帖，心知正是宣徽。忙对小姐说知了，穿着整齐，前来相见，宣徽看见，认得是拜住，吃了一惊，想道：“我几时不见了他，道是流落死亡了，如何得衣服济楚，容色充盛如此？”不觉追念女儿，有些伤感起来。便对拜住道：“昔年有负足下，反累爱女身亡，惭愧无极！今足下何因在此？曾有亲事未曾？”拜住道：“重蒙垂念，足见厚情。小婿不敢相瞒，令爱不亡，见同在此。”宣徽大惊道：“那有此话！小女当日自缢，今尸棺见寄清安寺中，那得有个活的在此间？”拜住道：“令爱小姐与小婿实是夙缘未绝，得以重生。今见在寓所，可以即来相见，岂敢有诳！”

宣徽忙走进去与三夫人说了，大家不信。拜住又叫人去对小姐说了，一乘轿竟抬入府衙里来。惊得合家人都上前来争看，果然是速哥失里。那宣徽与三夫人不管是人是鬼，且抱着头哭做了一团。哭罢，定睛再看，看去身上穿戴的，还是殓时之物，行步有影，衣衫有缝，言语有声，料想真是个活人了。那三夫人道：“我的儿，就是鬼，我也舍不得放你了！”

只有宣徽是个读书人见识，终是不信。疑心道：“此是屈死之鬼，所以假托人形，幻惑年少。”口里虽不说破，却暗地使人到大都清安寺问僧家的缘故。僧家初时抵赖，后见来说道已自相逢厮认了，才把真心话一一说知。来人不肯便信，僧家把棺木撬开与他看，只见是个空棺，一无所有。回来报知宣徽道：“此情是实。”宣徽道：“此乃宿世前缘也！难得小姐一念不移，所以有此异事。早知如此，只该当初依我说，收养了女婿，怎见得有此多般？”三夫人见说，自觉没趣，懊悔无极，把女婿越看待得亲热，竟赘他在家中终身。

韩秀才乱中聘娇妻

却说春秋时郑国有一个大夫，叫做徐吾犯，父母已亡，只有一同胞妹子。那小姐年方十六，生得肌如白雪，脸似樱桃，鬓若堆鸦，眉横丹凤，吟得诗，作得赋，琴棋书画，女工针指，无不精通。还有一件好处：那一双娇滴滴的秋波，最会相人。大凡做官的与他哥哥往来，她常在帘中偷看，便识得那人贵贱穷通，终身结果，分毫没有差错，所以一发名重当时。却有大夫公孙楚聘她为妇，尚未成婚。那公孙楚有个从兄，教做公孙黑，官居上大夫之职。闻得那小姐貌美，便央人到徐家求婚，徐大夫回他已受聘了。公孙黑原是不良之徒，便倚着势力，不管他肯与不肯，备着花红酒礼，笙箫鼓乐，送上门来。徐大夫无计可施，次日备了酒筵，请他兄弟二人来听妹子自择。

公孙黑晓得要看女婿，便浓妆艳服而来，又自卖弄富贵，将那金银彩缎排列一厅。公孙楚只是常服，也没有甚礼仪。旁人观看的，都赞那公孙黑，暗猜道一定看中他了。酒散，二人谢别而去。小姐房中看过，便对哥哥说道：“公孙黑官职又高，面貌又美，只是带些杀气，他年决不善终。不如嫁了公孙楚，虽然小小有些挫折，久后可以长保富贵。”大夫依允，便辞了公孙黑，许了公孙楚，择日成婚已毕。

那公孙黑怀恨在心，奸谋又起。忽一日，穿了甲冑，外边用便服遮着，到公孙楚家里来，欲要杀他，夺其妻子。已有人通风与公孙楚知道，疾忙执着长戈赶出。公孙黑措手不及，着了一戈，负疼飞奔出门，便到宰相公孙侨处告诉。此时大夫都聚，商议此事。公孙楚也来了，争辩了多时。公孙侨道：“公孙黑要杀族弟，其情未知虚实。却是论官职也该让他，论长幼也该让他。公孙楚卑幼，擅动干戈，律当远窜。”当时定了罪名，贬在吴国安置。公孙楚回家，与徐小姐抱头痛哭而行。公孙黑得意，越发耀武扬威了。外人看见，都懊恼徐小姐不嫁得他，就是徐大夫也未免世俗之见。小姐全然不以为意，安心等守。

却说郑国有个上卿游吉，该是公孙侨之后轮着他为相。公孙黑思想夺他权位，日夜蓄谋，不时就要作起反来。公孙侨得知，便疾忙乘其未发，差官数了他的罪恶，逼他自缢而死。这正合着徐小姐不善终的话了。那公孙楚在吴国住了三载，赦罪还朝，就代了那上大夫职位，富贵已极，遂与徐小姐偕老。假如当日小姐贪了上大夫的声势，嫁着公孙黑，后来做了叛臣之妻，不免守几十年之寡。即此可见，目前贵贱都是论不得的。

说话的，你又差了！天下好人也有穷到底的，难道一个个为官不成？俗语道得好：“躲得不如现得。”何如把女儿嫁了一个富翁，且享此目前的快活。看官有所不知，就是会择婿的，也都要跟着命走，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却毕竟不如嫁了个读书人，到底不是个没望头的。

如今再说一个生女的富人，只为倚富欺贫，思负前约，亏得太守廉明，成其姻事，后来妻贵夫荣，遂成佳话。

话说明朝正德年间，浙江台州府天台县有一秀士，姓韩，名师愈，表字子文。父母双亡，也无兄弟，只是一身。他十二岁上就游庠的，养成一肚皮的学问。

一日，遇着端午节近，别了主人家回来。住在家里数日，忽然心中想道：“我如今也好议亲事了。据我胸中的学问，就是富贵人家把女儿匹配，也不冤屈了他，却是如今世人谁肯？”又想了一会道：“说便是这样说，难道与我一样的儒家，我也还对他的女儿不过？”当下开了拜匣，称出束修银伍钱，做个封筒封了。放在匣内，教书僮拿了随着，信步走到王媒婆家里来。

那王媒婆接着，见他是个穷鬼，也不十分动火他的。吃过了一盏茶，便开口问道：“秀才官人，几时回家的？甚风吹得到此？”子文道：“来家五日了。今日到此，有些事体相央。”便在家僮手中，接过封筒，双手递与王婆道：“薄意伏乞笑纳，事成再有重谢。”王婆推辞一番便接了，道：“秀才官人，敢是要说亲么？”子文道：“正是。家下贫穷，不敢仰攀富户，但得一样儒家女儿，可备中馈、延子嗣足矣。积下数年束修，

四五十金聘礼也好勉强出得。乞妈妈与我访个相应的人家。”王婆晓得穷秀才说亲，自然高来不成，低来不就的，却难推拒他，只得回复道：“既承官人厚惠，且请回家，待老婢子慢慢的寻觅。有了话头，便来回报。”那子文自回家去了。

一住数日，只见王婆走进门来，叫道：“官人在家么？”子文接着，问道：“姻事如何？”王婆道：“为着秀才官人，鞋子都走破了。方才问得一家，乃是县里许秀才的女儿，年纪十七岁。那秀才前年身死，娘子寡居在家里，家事虽不甚富，却也过得。说起秀才官人，到也有些肯了。只是说道：‘我女儿嫁个读书人，尽也使得。但我们妇人家，又不晓得文字，目今提学要到台州岁考，待官人考了优等，就出吉帖便是。’”子文自恃才高，思忖此事十有八九，对王婆道：“既如此说，便待考过议亲不迟。”当下买几杯白酒，请了王婆。自别去了。

子文又到馆中，静坐了一月有余，宗师起马牌已到。那宗师姓梁，名士范，江西人。不一日，到了台州。那韩子文头上戴了紫菜的巾，身上穿了麋皮的衫，腰间系了芋茛的绦，脚下穿了木耳的靴，同众生员迎接入城。行香讲书已过，便张告示，先考府学及天台、临海两县。到期，子文一笔写完，甚是得意。出场来，将考卷誊写出来，请教了几个先达、几个朋友，无不叹赏。又自己玩了几遍，拍着桌子道：“好文字！好文字！就做个案元帮补也不为过，何况优等？”又把文字来鼻尖头边闻一闻道：“果然有些老婆香！”

却说那梁宗师是个不识文字的人，又且极贪，又且极要面，城乡官及上司。前日考过杭、嘉、湖，无一人不骂他的，几乎吃秀才们打了。曾编着几句口号道：“道前梁铺，中人姓富，出卖生儒，不误主顾。”又有一个对道：“公子笑欣欣，喜弟喜兄都入学；童生愁惨惨，恨祖恨父不登科。”又把《四书》成语，做着几股道：“君子学道公则悦，小人学道尽信书。不学诗，不学礼，有父兄在，如之何其废之！诵其诗，读其书，虽善不尊，如之何其可也！”那韩子文是个穷儒，那有银子钻刺？十日后发出案来，只见公子富翁都占到前列了。

那韩子文考了三等，气得眼睁睁口呆。把那梁宗师乌龟亡

八的骂了一场，不敢提起亲事，那王婆也不说了。只得勉强自解，叹口气道：“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发落已毕，只得萧萧条条，仍旧去处馆，见了主人家及学生，都是面红耳热的，自觉没趣。

又过了一年有余，正遇着正德爷爷崩了，遗诏册立兴王。嘉靖爷爷就藩邸召入登基，年方一十五岁。妙选良家子女，充实掖庭。那浙江纷纷的讹传道：“朝廷要到浙江各处点绣女。”那些愚民，一个个信了。一时间嫁女儿的，讨媳妇的，慌慌张张，不成礼体。只便宜了那些卖杂货的店家，吹打的乐人，服侍的喜娘，抬轿的脚夫，赞礼的傧相。还有最可笑的，传说道：“十个绣女要一个寡妇押送。”赶得那七老八十的，都起身嫁人去了。但见：十三四的男儿，讨着二十四五的女儿；十二三的女子，嫁着三四十的男儿。粗蠢黑的面孔，还恐怕认做了绝世芳姿；宽定宕的东西，还恐怕认做了含花嫩蕊。自言节操凛如霜，做不得二夫烈女；不久形躯将就木，再拚个一度春风。当时无名子有一首诗，说得有趣：

一封丹诏未为真，三杯淡酒便成亲。

夜来明月楼头望，唯有嫦娥不嫁人。

那韩子文恰好归家，看民间如此慌张，便闲步出门来玩景。只见背后一个人，将子文忙忙的扯一把，回头看时，却是开典当的徽州金朝奉。对着子文施个礼，说道：“家下有一小女，今年十六岁了，若秀才官人不弃，愿纳为室。”说罢，也不管子文要与不要，摸出吉帖，望子文袖中乱摔。子文道：“休得取笑。我是一贫如洗的秀才，怎承受得令爱起？”朝奉皱着眉道：“如今事体急了，官人如何说此懈话？若略迟些，恐防就点了去。我们夫妻两口儿，只生这个小女，若远远的到北京去了，再无相会之期，如何割舍得下？官人若肯俯从，便是救人一命。”说罢便思量要拜下去。

子文分明晓得没有此事，他心中正要妻子，却不说破。慌忙一把搀起道：“小生囊中只有四五十金，就是不嫌孤寒，聘下令爱时，也不能彀就完婚事。”朝奉道：“不妨，不妨。但是有人定下的，朝廷也就不来点了。只须先行谢吉之礼，待

事平之后，慢慢的做亲。”子文道：“这倒也使得。却是说开，后来不要翻悔！”那朝奉是情急的，就对天设起誓来，道：“若有翻悔，就在台州府堂上受刑。”子文道：“设誓倒也不必，只是口说无凭，请朝奉先回，小生即刻去约两个敝友，同到宝铺来。先请令爱一见，就求朝奉写一纸婚约，待敝友们都押了花字，一同做个证见。纳聘之后，或是令爱的衣裳，或是头发，或是指甲，告求一件，藏在小生处，才不怕后来变卦。”那朝奉只要成事，满担应承道：“何消如此多疑！使得，使得。一唯尊命，只求快些。”一头走，一头说道：“专望！专望！”自回铺子里去了。

韩子文便望学中，会着两个朋友，乃是张四维、李俊卿，说了缘故，写着拜帖，一同望典铺中来。朝奉接着，奉茶寒温已罢，便唤出女儿朝霞到厅。你道生得如何？但见：眉如春柳，眼似秋波。几片夭桃脸上来，两枝新笋裙间露。即非倾国倾城色，自是超群出众人。子文见了女子姿容，已自欢喜。一一施礼已毕，便自进房去了。子文又寻个算命先生合一合婚，说道：“果是大吉，只是将婚之前，有些闲气。”那金朝奉一味要成，说道：“大吉便自十分好了，闲气自是小事。”便取出一幅金帖，上写道：“立婚约金声，系徽州人。生女朝霞，年十六岁，自幼未曾许聘何人。今有台州府天台县儒生韩子文礼聘为妻，实出两愿。自受聘之后，更无他说。张、李二公，与闻斯言。嘉靖元年 月 日。立婚约金声同议友人张安国、李文才”。写罢，三人都画了花押，付子文藏了。这也是子文见自己贫困，作此不得已之防，不想他日果有负约之事，这是后话。

当时便先择个吉日，约定行礼。到期，子文将所积束修五十余金，粗粗的置几件衣服首饰，其余的都是现银，写着：“奉申纳币之敬，子婿韩师愈顿首百拜。”又送张、李二人银各一两，就请他为媒，一同行聘，到金家铺来。那金朝奉是个大富之家，与妈妈程氏，见他礼不丰厚，虽然不甚喜欢，为是点绣女头里，只得收了，回盘甚是整齐。果然依了子文之言，将女儿的青丝头发，剪了一缕送来。子文一一收好，自想道：